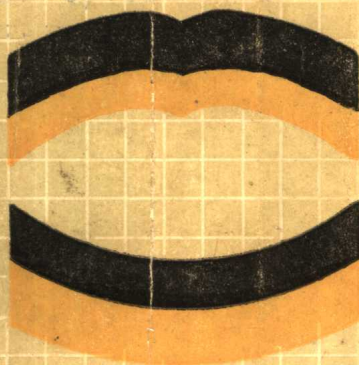


694102

YANJIANG QIJUE

演讲七诀

彭京宜 编著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演 讲 七 诀

彭京宜著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9年·成都

责任编辑：张达扬
封面设计：李 勤
技术设计：薛家富
责任校对：戴 林

演讲七诀

彭京宜 编著

出版：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印刷：简阳县印刷厂

经销：四川省新华书店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7.75 插页：2

字数 160千

印数：1—10500

版次：1989年6月第一版

印次：1989年6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2.85元

ISBN 7-5364-1377-7/H·10

序

中外史上的演讲家不可胜数，一些优秀的演讲词已成为人类精神财富的宝贵遗产。不少学者对演讲进行了研究，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古罗马的西塞罗、革命导师马克思，都有过精辟的见解，我国的墨子也有这方面的论著。在我国当代社会生活中，演讲的重要性已受到人们普遍的关注，广大求知欲旺盛的青年在方兴未艾的演讲热中尤其显得活跃。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崭新的演讲学，它在通过横向拓展确立自己的独立性方面，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它在纵向开掘方面还亟待深入，演讲中的许多重要问题还缺乏微观的研究。京宜同志新著《演讲七诀》，贯通中外古今，继承前贤时贤诸说而又有所创新，自成一家之言，是语言应用科学研究的新成果。本书用修辞理论集中而深入地探究了演讲交际中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具体原则、方法和规律，对许多问题的论述和分析达到了新的高度，闪耀着辩证法的光彩。演讲修辞学是演讲学和修辞学交汇而产生的新兴边缘学科，前者因后者而深入，后者也因前者而加强自身的活力。演讲学将因本书的问世而开阔自己的视野，拓展自己的思维空间。

六十年代以来，以工程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为三大支柱的当代语言学在世界范围内逐渐兴起，并蔚为

大观。由于现实生活的迫切要求和当代语言学的深刻影响，我国的语言学及修辞学理论面临“方向性的转折”，即由静态研究向动态研究发展，由精心营构个体的“纯粹”形式向注重语言的实际运用和不同学科的交叉渗透发展。近年来，语义学、语用学、言语学、演讲学、言语交际学、实用修辞学、司法口才学等的兴起，代表了这一发展的主潮。这本演讲修辞学重视语言与社会的关系，注重语言的实际运用和表达效果，避免作削足适履式的“科学主义”的静态描述，较好地实现了修辞学由耽恋“结构”到倾意于“功能”的转变。它从全新的角度对汉语修辞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这一切都适应了当代语言学发展的主潮，必将推动修辞理论的“方向性转折”。

本书语言生动活泼，既注意理论上的完整与严密，又注意了通俗性、可读性，是一本雅俗共赏的好书，是广大青年演讲爱好者的良师益友。本书作为青年学者的创造性著作，一面有它的真知灼见，另一面又不免有它的不足之处。各部分所达到的高度并不完全平衡，个别地方还显得材料罗列有余，理论升华不够。但是，这在全书中毕竟是无足轻重的。

余致纯

一九八八年秋于成都

引 子

看到这个书名，或许有人会瞪圆了惊愕的眼睛：《演讲七诀》？

是的，演讲——七——诀！

不用说，“七”，是极不吉利的字眼。你看，七零八落、七上八下、七拼八凑、乱七八糟等等，似乎谁沾上了“七”字就要倒霉，就要混乱，就要黯然失色。据说，一些地方连择日办喜事、出家门，也要避开这千刀万剐的“七”；初七、十七、二十七，是断不能办喜事、出家门的，免得日后出现那“七七八八”的事情。

“七”就这样被钉到了耻辱柱上，而且，似乎连“八”也被株连了。

我却笃爱这“七”。

用不着“上穷碧落下黄泉”式的搜索和寻觅，单是一部语言艺术的历史，就与“七”结下了不解之缘。七月、七发、七言诗、七仙姑、七修类稿、七侠五义等等闪光的字眼，就这样辉煌煌煌地缀在我们的文学长廊中。而每一个这样的“七”，都足以使你激动得“七上八下”。

更有那简称为“七”的“七体”。“七体”是赋体的另一形式，汉人枚乘著文，借托吴客以七事说楚太子，题曰

《七发》。《七发》洋洋洒洒的恢宏气度颇激动了后人，大家争相效仿，于是便有了傅毅的《七激》、张衡的《七辩》、曹植的《七启》、王粲的《七释》、左思的《七讽》等等。《昭明文选》特别列“七”为一门，专收“七体”作品。可见，“七”曾经红极一时。遗憾的是，它终于因为汉赋的“不遇”而至于沦落，至于销声匿迹。今天，那些成天念着“乱七八糟”的人们，对于“七”字的光辉历史，已经难晓其详。

不是说“传统越古老，危机越沉重；危机越沉重，寻根越热烈”吗？在方兴未艾的“寻根热”中，演讲学也不妨来凑凑热闹，从历史的垃圾堆里把“七”字“寻”回来，并且扶之入雅室，待之若上宾，让它在硕大的书名里占一席之地，并且“统帅”这个书名。

一定会有人忧心如焚：“七”，竟能够“统帅”演讲学？君不见戴尔·卡耐基的著名论断：“你相信吗？我们同世界的接触有四种，而且仅仅有四种方式？人们正是通过这四种方式来对我们进行估价和划分的：我们做什么，我们看上去怎么样，我们说什么，我们是怎么说的。”（戴尔·卡耐基《怎样使你的谈吐更动人》）在卡耐基眼里，“说”占了世界的一半。

要把世界的一半装盛在“七”的小匣子里，当然是徒劳无益的。因此，挑选和选择，就成为十分必要的了。

演讲作为一门学问，大致有“外部规律”和“内部规律”两种。前者主要回答演讲的本质及其前后左右的问题，后者主要回答演讲自身的诸种问题。“七诀”仅仅瞩目于后者。

而且，它仅仅瞩目于后者那“诸种问题”中的一种，即

演讲中交际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原则、方法和规律。不妨说，它紧紧盯住演讲交际中的语言修辞问题，并且围绕后者“上下波动”，就象政治经济学里所阐明的“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一样。

围绕着演讲交际中的语言修辞问题这根主线，本书的内容总共“上下波动”了七回：

一曰择语

二曰调音

三曰设格

四曰变异

五曰机变

六曰扬抑

七曰谋篇

下面，就让我们沿着这“波动”不已的曲线，或快或慢、或连续或跳跃地作一次浏览吧！

目 录

34

序.....	1
引子.....	1
一诀 择语.....	1
一、择语“三维尺度”.....	1
二、向心.....	3
三、适境.....	13
四、合体.....	21
五、名人择语佳话.....	30
二诀 调音.....	35
一、清晰.....	36
二、和谐.....	45
三、往复.....	53
四、降升.....	62
三诀 设格.....	72
一、均衡.....	72
二、错综.....	82
三、突出.....	88
四、含蓄.....	100
五、“无语辞格”的运用.....	114

六、“言外之意”的驾驭	122
四诀 变异	129
一、超常表达	130
二、超常组合	136
三、《红楼梦》“超组”赏析	146
四、“诗歌语法”对演讲的“渗透”	151
五诀 机变	158
一、快速组合	159
二、以简寓繁	163
三、以“假”寓真	166
四、以“歪”寓正	170
五、王熙凤的说话艺术	174
六诀 扬抑	180
一、“扬”的技巧	181
二、“抑”的技巧	192
七诀 谋篇	210
一、两个“仓库”	210
二、三种“模型”	214
三、“切题”与“超旨”	218
结语	223
一、演讲修辞学的概念	223
二、演讲修辞学的任务	226
三、演讲修辞学的“根”	229
后记	235

译 语

一、择语“三维尺度”

择语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择语指对修辞变体的择取，这种择取囊括了一切修辞手段。狭义的择语仅指通常说的对于词语和句式的选择。本章要谈的是后一种意义上的择语。

在演讲中，首先必须明白：依据什么进行择语？这个问题并不简单，让我们从一个有趣的现象谈起吧！

海明威在回答记者关于作文奥秘的提问时，意味深长地说：“站着写，而且是用一只脚站着。”

嗣后，西方一些演讲家也这样回答人们关于演讲奥秘的提问：

站着讲，而且用一只脚站着！

他们都用这种幽默的方式，强调了浑身浸润着历史结论的两个字：简洁！是的，谁把握了简洁——真正地把握了简洁，谁就从一个方向命中了写作及演讲的真理。

但是，另一句名言却与之截然相反，甚至针锋相对。拿破仑曾大声宣称：

重述，是修辞学上唯一重要的原则。

孰是孰非？如果仍然沿用非此即彼的裁判方式，只会导致对这一问题的正确把握愈加渺茫。我们还是将双脚踩实了大地，温习一下吕叔湘先生极朴素的一段话：

修辞呢，好比穿衣服。人体有高矮肥瘦，衣服要称身；季节有春夏秋冬，衣服要当令；男女老少，衣服的材料，花色不尽相同。总之是各有所宜。修辞就是讲究这个各有所宜的。（《修辞学论文集》第3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第1版第，11页）

这一段话看似漫不经心，其实却提出了修辞的三个重要原则。“称身”即合体，“当令”即适境，“男女老少，衣服的材料，花色不尽相同”即适应题旨，或曰向心。这个结论，与美国学者费什曼提出的“语言行为场”不谋而合。

费什曼认为，“语言行为场”由三个方面组成：①主题，即话语的内容；②身份，即交际双方的社会地位及其相互关系；③场所，即运用语言的时间、地点等。费什曼着眼于话语交际，他的结论与吕叔湘先生的意见有着惊人的一致。这充分表明，对于修辞原则的这一真理性的认识，已经经受住了某种考验。

不妨说，修辞原则具有一种“三维”性：它以适境为纵座标，以合体为横座标，以向心为立座标。一切修辞现象和

修辞手段，都将在这三个维结构中显示其高下优劣，离开了这个三维尺度，一切修辞都是没有意义的。我国语文界长期以来关于“黄犬奔马”诸种表述方式孰优孰劣的争论，由于离开了上述三维尺度，大都没有较好地摆脱偏颇之论。

这样，就可以把问题引回前文所提的“公案”中去了。海明威和拿破仑的话都不能作绝对的理解。实际上，只要切合题旨、合乎语体，适应语境，不仅简洁是需要的，重述也是需要的。海明威和拿破仑，都只强调了问题的一个方面。但这并不妨碍它们以一定条件为依托而成为千古名言。

或许有人要问：

向心、适境、合体，对于择语、调音、设格、变异、机变、扬抑和谋篇诸方面的规约作用，是没有区别的吗？

回答是否定的。

一般地说，“三维尺度”对修辞诸方面都具有普遍的规约性。换言之，从根本上说，各种修辞活动都必须以向心、适境和合体为原则。但是，“三维尺度”对择语的作用更为直接，对调音、设格、变异、机变、扬抑和谋篇的作用则比较间接，因此，既可以把“三维尺度”当作修辞的一般原则，更可以把“三维尺度”作为择语的特殊原则。

下面，我们来探讨演讲语言在择语方面是如何向心、适境和合体的。或者说，向心、适境和合体的原则，在规约演讲语言的择语方面，有哪些基本规律？

二、向心

向心即是切合题旨。不问题旨或与题旨相悖的修辞，必

然是失败的修辞。陈望道先生曾将这一类塑料花般的修辞称作“美辞堆砌病”，并且进一步说：“有些人不注意语言文字和题目情境的关系，错觉以为有些字眼一定是美的，摘出抄起，备着作文的时候用。殊不知语言文字的美丑是由题目情境决定的，并非语言文字的本身有什么美丑在。语言文字的美丑全在用得切当不切当，用得切当便是美，用得不切当便是丑。”（陈望道《修辞学发凡》第21页）现在，不妨来看看几例演讲中的“美辞堆砌病”。

一位青年演讲者，声泪俱下地讲起了父亲被“四人帮”迫害致死的情形，尔后，用下面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悲愤：

我的心海荡起了悲哀的浪潮，久久不能平静，
这浪潮持续地拍击着我灵魂的堤岸。我的两眼犹如
双泉，盈满了晶莹的泪水，最后，我的两行泪水象
断线的珍珠纷纷落下。

不待演讲者讲完，台下已发出奇怪的笑声。尽管演讲者仍然绷着脸，故作痛苦之状，却根本无法维持情与语的统一和协调。无疑，演讲被一种滑稽的气氛所包围而归于失败。

小说《在交叉立体桥上》，描写了一位“颇有名气却不懂人情世故”的剧作家。这位剧作家“拍马屁拍在大腿上”，是很耐人寻味的。小说中的小芸，是一位尚未出嫁的“大女”，她的父母为女儿的婚事正耽着一份心。可是，我们的剧作家却对姑娘发表了这样一篇辟头盖脑的赞辞：

小芸看上去象有三十多岁了，真快呀，记得我头
一回来你们家的时候，她才这么高，象朵花似的……

这话一脱口，小芸的父母便“非常不悦”了。我想，如果他们性情刚烈，脾气暴躁，那么这位善良的剧作家一定会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进而被“驱逐出境”。

上面说的那位青年人和这位剧作家，究竟犯了什么错误呢？是他们的话语不通吗？否！是他们缺乏诚意吗？否！他们缺乏的是“清醒”，一种为优秀的演讲者和交际者所必备的“清醒”。美国某演讲艺术家曾经说过这样一件事：有人问大主教：“怎样在炎热的星期日下午使一群听众不致打瞌睡？”大主教回答说：“叫一个仆人拿一根棍子去打那位传教士。”大主教的话说得好极了！他把对传教士也即演讲者的最高要求概括为一个内蕴丰富而形式简洁的表达：头脑清醒。

头脑清醒的第一要求就是，始终注意你所要表达的主旨。美的辞式是健康、深刻的思想感情的自然表现，一定的思想感情必须形诸一定的语言形式，这种和谐与统一绝不是任何随心所欲所能奏效的。一般说来，演讲择语要特别注意下列几个方面：

1. 表现明快的思想和激烈的感情，宜用浮字和短句。

浮字即频用字、频见字，也即较少书面语体色彩的普通用词。例如宁用“商讨”，不用“商榷”；宁用“百姓”，不用“黎民”；宁用“查问”，不用“查询”；宁用“考虑到”，不用“鉴于”；宁用“下笔”，不用“落墨”；宁用“安静”，不用“静谧”等等。倘若语言中浮字不足而沉字有余，就很不适宜于表现思想的明快和感情的激越，就会给

人一种“沉重的翅膀”似的感觉。

短句是和长句相对而言的，它是指较少修饰成分和并列成分的句式。这种句式特别适合充当明快的思想和激烈的感情的载体。以闻一多著名的《最后一次演讲》为例：

特务们，你们想想，你们还有几天？你们完了，快完了！你们以为打伤几个，杀死几个，就可以了事，就可以把人民吓倒了吗？其实广大人民群众是打不尽的，杀不完的！要是这样的话，世界上早没有人了。

全是短句，犹如迫击炮，又似进军的鼓点。全篇演讲共有修饰语八十处，其中六音节以上的只有六处，最长的是十二音节，仅一处。短句与明快和激昂的天然联系，由此可见一斑。

如果句子本身较长，很难甚至无法切断，如何是好呢？其实，任何长句都是可以化为短句的。长句化短的方法不外是两种，一种是改变句子的形体结构，一种是代之以既定的“橡皮句式”。改变句子形体结构的要领，主要有抽取附加成分和拆开联合成分两种，例如：

①现在是向对方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的时候了。

此句由于有长定语置于其间，显得过长。如何使它较短些呢？只需要将定语抽取出来，目的就达到了：

②向对方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现在是时候了。

有的长句,并不包含较长的附加成分,而是包含了较多的并列成分。碰到这种情况,只要将并列成分拆开,长句就变短了。例如:

③这出戏给观众展现了草原上的大好风光和牧民群众开辟草原牧场的动人场面。

删去“和”字,再补上一个动词,句子就成了:

④这出戏给观众展现了草原上的大好风光,展现了牧民群众开辟草原牧场的动人场面。

通过改变句子形体结构来使长句变短,这类方法在各种修辞著作里都有比较详尽的介绍,此处只略提一下,不再赘言。这里想介绍一种“以不变应万变”式的“克长”模型:“橡皮句式”。它的特点是,先简说,后详说,前者提示后者的结构,后者照应前者的预设。整个句式独具一种明快轻捷,富于韵味的“表现”性能,为单纯的短句所不及。例如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发表的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教科书《共产党宣言》中写道:“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犹如富于弹性的橡皮被渐次拉长,无限韵味寓于其中。如果直接写道“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那么,那种从理性意义里旁逸斜出的镇定、乐观、开朗、幽默的内容便大半丧失了附丽的条件。